

我的父亲

WODE FUQIN LUZUOFU

卢作孚

卢国纪 著



人民
出版

我的父亲

WODE FUQIN LUZUOFU

卢作孚

卢国纪 著



责任编辑:赵圣涛

封面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吴晓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父亲卢作孚/卢国纪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01-014018-6

I. ①我… II. ①卢… III. ①卢作孚(1893~1952)-生平事迹

IV. ①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0895 号

我的父亲卢作孚

WO DE FUQIN LUZUOFU

卢国纪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9

字数:360 千字 印数:00,001-15,000 册

ISBN 978-7-01-014018-6 定价:5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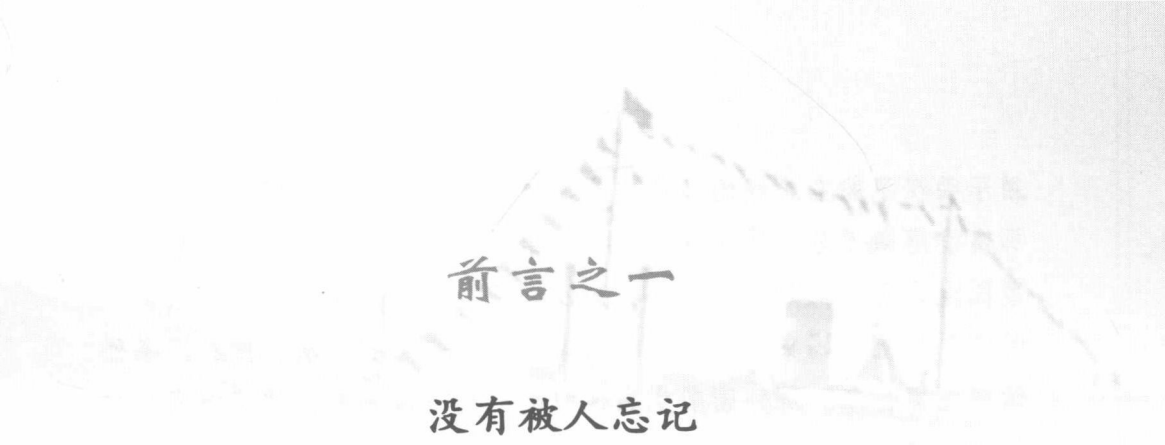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言之一

没有被人忘记

岁月总是按照规律永不停息地一天天逝去。今天的人和事，到了明天就会成为过去。有的人和事将随着岁月的流逝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化，然后消失。但历史毕竟是历史，那些不应被遗忘的人和事，无论岁月怎么流逝，终究还是不会被人忘记的。

自从1952年2月13日重庆的报纸最后一次刊登有关我的父亲的报道以后，他的名字就从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上消失了。一年，两年，三年……似乎，他已完全被人遗忘。可是后来，在特定情况下发生的几件特定的事使我突然发现，我的父亲其实远没有被人忘记。

第一件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那个时候，一切都颠倒了：好人变成了坏人，坏人变成了好人；“革命”小报满天飞，“红色”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满了重庆街头。狂热的“革命群众”由抄家、揪斗演化而为“文攻武卫”，一时间，枪炮声、高音喇叭声代替了口号声。接着坦克上街，舰队出动，使整个重庆变成一座恐怖的城市，重庆也因此而闻名于世。就在那段除了枪炮声和高音喇叭声之外再没有其他声音的时代，在重庆人民被压抑得窒息而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一些关于我的父亲的带着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突然悄悄地、然而广泛地社会上流传开来，使我感到非常惊讶。有一个故事说：我的父亲少年时候是重庆一只过江木船上的小船夫，为人善良、朴实、勤奋。有一次，一个很有钱的富翁乘船过江，不小心把一只贵重的

箱子丢在了船上。我的父亲发现了这只箱子，急忙追着给他送去。那富翁感激万分，送了一只小金船给我的父亲。从此我的父亲办起了民生公司，把外国船赶出了川江。又一个故事说，我的父亲少年时候原是重庆码头上替人搬运行李的小力夫。有一次，他给一个外国船主提行李。那外国船主看他聪敏、勤奋、忠厚，便将他雇到自己的轮船上当小工。他在这艘外国船上，看到那些洋人不把中国人当做人，很气愤，于是拼命干活，没过几年挣了钱，自己买船，办起了民生公司，很快把那些外国船赶出了川江。如此等等，一个比一个离奇，一个比一个荒唐。然而有两点是所有的民间故事都相同的，那就是一致说我的父亲是贫苦的，是聪敏、朴实、勤恳的；一致说我的父亲办民生公司的目的是赶走外国船。这些传奇故事居然广为流传在“文革”那个无情的年代，是一个奇迹。这使我在事隔十几年后第一次发现，原来我的父亲并没有被人忘记。人们在那个困难的时刻想到了他，善良的老百姓在怀念着他。

又过去一年，第二件事发生了，仍然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当时我正患着严重胃病，在重庆城里治病。有一天，突然接到我工作的单位——松藻矿区生产建设指挥部以“机关革命领导小组”的名义给我发来的一封信，“勒令”我十天之内必须回矿区参加“文化大革命”，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自负。我预感到一个本该早来的灾难终于就要到来，只好拖着病体，按时回到松藻矿区，被安顿在一间“牛棚里”，和已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住在一起，等待着命运的摆布。那时候，“军宣队”已进驻矿区，矿区的气氛十分紧张。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灾难没有发生。又过了几个月，到了1969年，“工宣队”又进驻矿区，气氛更加紧张，眼看一个又一个本来无辜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批斗，然后加入“牛鬼蛇神”的队伍。我心里明白，自己加入“牛鬼蛇神”队伍的时刻也到了。其时我已被转移在一间仅够放一张床的斗室居住。有一天晚上，进驻矿区的“工宣队”队长和另一个工宣队员出人意外

地突然来到我住的小屋，与我握了手，然后用一种非常恳切的语气对我说了以下一段我永远不能忘记的话：

“我们是天府煤矿的老工人，我们知道卢作孚，他是好人。我们都记住他。你不要担心，过几天我们就让你回重庆去医病。”

这是多么感人的话啊！还有什么语言能像那位“工宣队”队长的话那样朴素简洁，但却表达了工人们对我的父亲的深切怀念呢？就这么短短几句话，说出了人世间最真诚、最质朴的感情。我流泪了。这样，我又一次知道我的父亲没有被人忘记，他被那么多纯朴的工人怀念着。而粗心的我，竟忘了问问那两位老工人的姓名。但我终有一天会寻出他们的姓名的。

第三件事发生在几年之后，“四人帮”已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十年动乱也已随之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了全国性的拨乱反正，为冤假错案平反。在我的妹妹国仪的不懈努力下，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为我的父亲作结论。1979年12月下旬，经过半年的调查后，四川省委统战部将我的哥哥国维、妹妹国仪、弟弟国纶和我邀请到成都锦江宾馆，讨论关于我的父亲的结论稿。在讨论当中，负责调查工作的两位处长对我们说：在他们半年的调查中，所有接受调查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说我的父亲非常好，“好像比马克思主义还马克思主义，比共产党员还要好，这可能吗？”尽管这个比喻不恰当，但却使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父亲绝没有被忘记，他被所有的人——普通老百姓，普通工人和一切知道、认识 and 了解他的人深深地怀念着。

1980年中国共产党为我的父亲作的结论是：“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是的，我的父亲没有被人忘记，60多年来，他一直都没有被人忘记。

前言之二

作孚园

北碚曾经是中国西部市镇中的一颗明珠。这颗明珠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经放射过耀眼的光辉，为世人所瞩目。

我常常到北碚去。有时候是陪海内外的客人去，有时候是带我的儿孙们去。无论是陪客人去，还是带儿孙们去，我都怀着一个愿望，就是让他们去看看那个70年前由我的父亲亲手建设起来的中国西部第一个现代市镇，尤其去看看那个坐落在北碚公园里面的“作孚园”。



海内外人士捐资修建的作孚园

1944年，我的父亲曾经深情地说：“北碚是我的第二故乡。”

北碚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爱北碚，我爱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那里的一切——从市镇到体育场，从街心花园到法国梧桐，从科学院到图书馆，从医院到学校，还有那散布在山间旷野的工厂、煤矿、轻便铁路和闻名中外的北温泉公园，无一不凝聚着我的父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心血，无一不使我感到无限亲切和崇敬。

我想这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才有的感情。除了我和我的儿孙们外，海内外所有认识、了解和知道我的父亲的人们，也都和我一样，对北碚充满了真挚的感情，不为别的，仅仅因为它是和我的父亲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那些原来并不知道、不了解我的父亲的人，只要他去北碚看过作孚园，看过那些屡遭毁坏还残留下来的历史遗迹以后，也无不为之感动。

北碚公园坐落在紧靠北碚市镇的火焰山上。70多年前，我的父亲带领一批士兵和学生刚刚把它修建起来的时候，叫做火焰山公园；20世纪30年代扩建后，改名平民公园；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改名北碚公园。“作孚园”就建在这个公园里面，成为园中之园。这是由海内外民众捐资于1989年修建起来的。

非常巧合的是，作孚园所在的位置，恰好是我的父亲1927年开始北碚社会改革试验时第一个搬掉菩萨，利用庙宇建立博物馆，开始建设新的社会结构和开始乡村建设的地方。它高踞火焰山顶，遥对缙云山的连绵峰峦，俯瞰整个北碚市镇和景色如画的嘉陵江。

这些年来，我不知多少次走进作孚园。每当我来到这里，那肃穆的塑像，感人的碑刻，葱郁的林荫，整洁的石阶，总会将我带回到遥远的过去。父亲那诚挚和蔼的面容，坚定刚毅的眼睛，简洁有力的语调和朴实无华的衣着，立即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在作孚园的每一块石碑前、大理石塑像前和墓前，给客人们讲述这位不平凡的爱国者无私奉献的一生；在作孚园的每一块石碑前、大理石塑

像前和墓前给孙儿女们讲述他们的曾祖父曾经怎样为他无限热爱的祖国所作出的一切牺牲和贡献。每当我讲述往事的时候，泪水总会不由自主地模糊我的眼睛。

请读读这些石碑上刻着的字吧：

“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润的。”

“我们要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都做得来。”

“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

这是我的父亲自己讲的。他也是这样做的。

“耐劳耐苦，大公无私。”

“公而忘私，为而不有。”

“忘我忘家，绝对无私。”

这是黄炎培先生、梁漱溟先生和晏阳初先生写的，他们是这样高度赞誉他的。

这就是我的父亲卢作孚。



我的父亲的塑像和父母的墓地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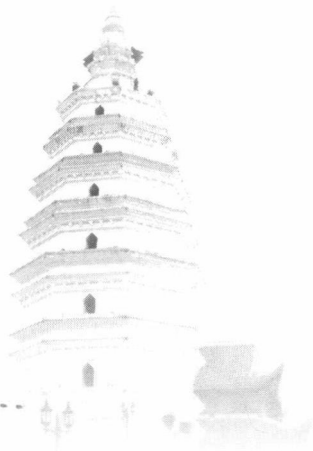
前言之一 没有被人忘记

前言之二 作孚园

001	一	家世
004	二	童年时代
009	三	到成都去刻苦自学
014	四	投身辛亥革命
018	五	到上海去寻求救国真理
024	六	从教师到记者
028	七	五四运动与《川报》
032	八	川南的新教育试验
040	九	战乱中的思索
046	十	社会改革的第一个试验——成都通俗教育馆
055	十一	社会改革的第三个试验——民生公司
068	十二	社会改革的第二个试验——北碚的乡村建设
081	十三	民生公司的初期发展
088	十四	中国士兵第一次登上外国轮船检查
098	十五	“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104	十六	考察华东、东北和华北
115	十七	“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业
122	十八	平地涌现出来的一颗明珠——北碚
136	十九	家中的父亲

- | | | |
|-----|-----|-------------------|
| 143 | 二十 | 投入抗日救亡活动 |
| 154 | 二十一 | “民生精神” |
| 167 | 二十二 | 第一次在中国西部地区召开的科学盛会 |
| 175 | 二十三 | 致力于四川统一 |
| 187 | 二十四 | 长江上的三大奇迹 |
| 196 | 二十五 | 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
| 206 | 二十六 | 抗战爆发，祖母去世 |
| 212 | 二十七 | 1937年在南京 |
| 217 | 二十八 | 1938年在武汉 |
| 228 | 二十九 | 战时运输最紧张的一幕——宜昌撤退 |
| 236 | 三十 | 回到北碚的一天 |
| 243 | 三十一 | 翻车前后 |
| 248 | 三十二 | 开拓战时运输局面 |
| 255 | 三十三 | “五三”、“五四”大轰炸以后 |
| 261 | 三十四 | 第一次随父亲去成都 |
| 271 | 三十五 | 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 |
| 277 | 三十六 | 第二次随父亲去成都 |
| 285 | 三十七 | 重病期间 |
| 290 | 三十八 | 民生公司在战时的牺牲 |
| 298 | 三十九 | 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 |
| 306 | 四十 | “不容易被人理解的人” |
| 312 | 四十一 | 始终不忘北碚建设 |
| 317 | 四十二 | 人们眼中的北碚 |
| 326 | 四十三 | 战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 |
| 337 | 四十四 | 出席国际通商会议 |
| 350 | 四十五 | 同孔宋集团的斗争 |
| 355 | 四十六 |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
| 361 | 四十七 | 到加拿大贷款造船 |

365	四十八	1947年在上海
374	四十九	燕子矶上的回顾和展望
379	五十	保护船舶，迎接解放
384	五十一	营救陷于台湾的轮船
389	五十二	重庆解放
396	五十三	在香港逗留期间
402	五十四	返回祖国
409	五十五	给儿女们的家信
416	五十六	不幸逝世
422	五十七	卢作孚与重要人士的往来信件
429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将悲痛和思念留在人间	
438	后记之一	
449	后记之二	



家 世

要记述我的父亲的一生，必须从我们家的家世说起。

我的老家在四川省合川县距县城几十里路的肖家场^①。这个肖家场可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乡场。从表面上看，它虽然与其他任何乡场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你到它的街道上去走一走，你就会惊异地发现街道的这一端是合川县属的肖家场，而在同一条街道的另一端，却是岳池县属的肖家场。同一个乡场，同一条街道，被一条看



合川肖家场

① 现在是重庆市直辖的合川区肖家镇。

不见的分界线一分为二，一边属合川县，一边属岳池县。

我的老家不在肖家场的乡场上，而是在离乡场不远的农村中。从地图上看，四川省的东部地区属丘陵地带，不是平原。然而肖家场的农村却是一片不小的平原，一座座小山丘零零落落地点缀在这片平原上，特别引人注目。这里有溪，有田，有土，盛产稻谷、玉米和杂粮，是一个相当富庶的地方。但是居住在这里的人家，却并不都是富裕的，绝大多数人家是世代代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我们家就属于贫困农民那一阶层。



祖父出生的农宅

我的曾祖父卢仲义是肖家场农村的一个典型的雇农，自己没有一寸土地、一件农具，在一个地主家帮长工，替地主耕种田地，一家老小赖以为生。在那个苦难的时代里，沉重的封建枷锁牢牢地套在每一个贫苦农民的头上，压得他们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一年到头含辛茹苦地劳动，到头来还是缺衣少食，过着十分艰难困苦的日子。

我的祖父名叫卢茂林，从五六岁起就在地主家当放牛娃，饱尝

压迫剥削之苦。地主家的小少爷穷凶极恶，常常欺负他，动不动就打骂，吐唾沫、抽鞭子。我的祖父个性十分倔强，绝对容忍不了被人欺凌，但为了一家人平安度日，起初还只得默默忍受。终于有一天，当小少爷又一次凶狠地鞭打他的时候，我的祖父忍无可忍，横下一条心，将那地主家的小少爷掀倒在地，痛打一顿，然后只身一人，离开肖家场，逃到了合川县城，身上只带了曾祖母给他的24个小钱。^①

我的祖父那时年纪还很小，逃到县城后，举目无亲，没有钱买吃的，没有钱住客店，流落街头，十分可怜。好不容易有一家裁缝铺的老板看中了他，雇他当伙计，这才有个安身的地方。他在这家裁缝铺起早摸黑地拼命干这样那样的杂活，后来又在店里学做裁缝，尽管十分勤劳肯干，但是收入极少，仅够糊口，绝大部分劳动所得都被裁缝铺的老板克扣了。

这样过了几年，我的祖父渐渐长大，觉得再也不能这样在裁缝铺里干下去，决定另谋职业，寻找新的活路。当时，荣、隆二昌盛产麻布^②在全四川都很有名。合川县里有一些麻布商人，专门到荣昌、隆昌去买麻布，运回合川县城来卖，来回几百里，需要雇用挑夫。这个活路虽然很苦，但可以多攒几个钱。我的祖父于是离开了裁缝铺，去替麻布商人当雇工，到荣昌、隆昌挑麻布，收入总算多了一些。天长日久，省吃俭用，我的祖父慢慢积了一点钱，便不再给别人当雇工，开始自买、自挑、自卖，做起挑运麻布营生的小贩来。由于他诚实、忠厚、公道，又肯帮助人，合川县城里的居民都喜欢买他贩卖的麻布，亲昵地称呼他“卢麻布”，渐渐地在全县出了名。^③

直到这时，我的祖父才在合川县城里安了家，娶了贫苦人家出身的我的祖母李氏。

① 清朝时流通的钱币，价值很低。

② 即四川省的荣昌县和隆昌县。麻布是缝制夏令服装的夏布。

③ 以上引自三叔卢尔勤的回忆。

二

童年时代

1893年4月14日，即旧历二月二十八日，我的父亲出生于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

这一带地方住的几乎都是贫苦人家，我们家便是其中之一。我家住的房子是一所很旧的破房，又狭窄，又阴暗，连墙壁都残缺不全，房顶也漏雨，因为房租便宜，花钱少，便租来住了。

我的父亲兄妹六人，其中年长的五个是男孩，年龄最小的一个是女孩。我的父亲排行第二，名魁先。他出生在这样一个贫寒家庭，从小吃不饱，穿不暖，尝尽饥寒之苦，过着艰辛的生活。

我的祖父长年累月在外挑运麻布贩卖，很少在家。平时大部分时间，只有祖母在家操持家务，抚育孩子。

从幼年时候起，我的父亲就具有勤劳、谦逊的品质。尽管年纪小，却十分孝顺父母，每天帮助祖母砍柴、抬水、打扫屋子，照管弟弟，从不要祖母操心。

由于家庭贫穷，平时素菜淡食，只有当我的祖父从隆昌挑运麻布回家来时，祖母才弄一点好菜给祖父吃。年幼的父亲，在吃饭的时候，总是悄悄地躲到一边吃咸菜，绝不上桌跟着祖父吃好菜。

我的父亲从小秉性善良，在家里，与兄弟和睦相处；在外面，从不与他人争吵、打架，总是宁肯亏自己，不肯亏别人。

勤俭节约是我的父亲另一珍贵的秉性。他从来不向祖父母索取

任何东西，总是自己刻苦节约，十分体贴祖父母的劳苦。

我的父亲从小对学习知识具有极其强烈的兴趣，凡事总要问一个为什么，寻根究底，不弄明白不罢休。他渴望上学念书，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提着书篮去上学，心里有说不出的羡慕，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够提着书篮去上学，拿起印着这样那样知识的书本，识字读书。

那时候，尽管我们家很穷，我的祖父倒也愿意让孩子上学。祖父不识字，也不会算数，是一个文盲。他自己深受文盲之苦，到隆昌、荣昌去买麻布，由于不识字，沿途行路、住店、做买卖，上了不少当，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下定决心，家境再苦再穷，也要让自己的孩子认得几个字，识得几个数；于是节衣缩食，在我的伯父六岁那一年，即1896年，将我的伯父送进附近的李氏私塾发蒙读书。三年之后，在我的父亲六岁时，也随同伯父一道去李氏私塾发蒙读书。

我的父亲得到这个读书的机会，高兴万分，每天鸡鸣即起床，跟我的伯父一道上私塾去，如饥似渴地勤学苦读，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不过两年，就把私塾老师要教的书本全部学完。我的祖父感到很惊诧，决定送他和伯父到瑞山书院去上学。这个决定使我的父亲喜出望外。^①

1901年，我的父亲八岁时，同伯父一道进了瑞山书院。瑞山书院在合川县城里面的瑞映山上，我们的家住在县城外的高石坎，当中隔着一道高高的城墙。我的父亲和伯父上学，必须穿过县城北面的那道城门——北门。小小年纪的兄弟俩，每天总是天不亮就起床，胡乱吃一点东西，便挎上盛着书本和纸笔墨砚的篮子，匆匆忙忙地去上学。到城门口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城门也没有开，便坐在城门口，借着城门口点的灯笼光，一边读书，一边等待着天亮开城门。久而久之，守城门的人都认识他们了，城门一打开，便亲热地招呼：“又是你们两弟兄呀！进来，进来。”

① 以上引自三叔卢尔勤的回忆。